

昨
非
庵
日
纂

昨非菴日纂三集韜頴卷之十九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梁陶弘景隱居華陽絕意仕宦高祖往見問之
曰山中何所有弘景答曰山中何所有嶺上
多白雲但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後武帝屢
聘不出

高叔嗣答袁永之云僕高枕丘中逃名世外耕
稼以輸王稅采樵以奉親顏子時新穀既升

田家大洽肥羜烹以享神枯魚燔而召友箕
筮在戶桔槔空懸濁酒相命擊缶長歌茲鄙
人之自快而故人之所與也

沈鳳峰曰夜來月色清絕一碧無翳小園諸品
影落清溪掩映如畫諸弟對影團坐談諧雜
俗醒後相笑樂劇飢無笑命童子以吳音調
鶴南飛聲入雲杪因念二十年誤落塵網奔
走折腰豈知有四時之景今幸得歸蒼松白

鶴猶笑主人歸來之晚

風翻貝葉絕勝北闕除書水滴蓮花何似華清
宮漏一室經行賢于九衢奔走六時禮佛清
于五夜朝天鳴琴流水疑魴鮪之來聽散帙
當軒喜竹籐之交翳暝目跏趺落花飄而滿
几真心入定麈尾出而行堦娟娟月露下簷
荀而生香嫋嫋山風入松篁而成韻掃有掃
無卽掃字而亦掃忘形忘物并忘字而亦忘

斯能所之雙冥會靈心于絕代。

鄧旦博極群書絕意進取日以詩酒自適士夫競迎致之不屑往卜築東郭之石巖扁一小齋曰尚友郡檄下同儕趣行旦曰勿復敗吾佳思。

崔唐臣閩人與蕪子容呂晉叔善二君登第唐臣遂罷舉一日艤棹河次二君偶見之間以別後事曰初簡橐中有錢百千以其半買此

舟以其半居貨往來江湖南貿易自給愈于
應舉覓官時也。次早二君自署中還見崔留
刺。函訪之。則莫可踪跡矣。視其刺末一絕云。
集賢仙客問生涯。買得魚舟玩歲華。案有黃
庭樽有酒。少風波處便爲家。

余一日無山水友朋。便覺靈心不淨。每當悶坐
間。井俗務糾纏。便憤欲死。抑鬱之久。一泛輕
舟。望見遠山新翠。便躍躍欲舞。見一快友。把

酒論文便忘身世。天地大矣。何處不可容余。一人嘯傲山水友朋之間。以自適志哉。

富貴之士不能放意于江山松竹之樂。而山川怪奇烟雲竹石詩酒風月。惟遺逸未遇之人始得兼而有之。故天地間雄偉不凡之處。天所以資賢人而舒其憂鬱之思也。

南安翁。南安人。陳元忠嘗赴省試。過南安日暮宿野人家。主翁麻衣草履而舉止譚笑頗類。

士人遲明別去。元忠以事留泉城。見翁倉卒而走。元忠詰之曰：長男爲關吏所拘，業已送郡。翁率次兒詣庭下代杖。兒就翁耳語。翁叱之。郡吏疑而問對曰：大人累典州郡。翁曰：兒言妄耳。守詢誥勅在否。兒曰：向作一束置甕中埋之山下。守立遣吏發取，果得之。卽延翁上坐，釋其子。次日造訪室已虛矣。

韓熙載，滌人。官中書令，多蓄妓妾，以歌舞自娛。

謂僧德明曰。吾爲此欲避入相耳。僧問故曰。中原擾亂。一旦真主出。棄甲不暇。吾可作千古笑端。生平高簡自亢。江左稱韓夫子。嚴續嘗請熙載。撰其父神道碑。以珍貨麗鬢爲潤筆。文成。但叙譜裔品秩。略不道續事業。三乞韓改竄。直以向所贈及姬悉還之。

禰鴻勃鷄。文字最能賈禍。陳驢林鶴。丘壑大可藏身。

我枕曲肱。過眼浮雲一片。客開俗口。洗心清磬。

三聲

垂楊小橋。紙窓竹屋。焚香燕坐。手握道書一卷。
客來則尋嘗茶具。本色清言。日暮乃歸。不知
馬蹄爲何物。

吾輩今日。只宜讀書靜煖。明理觀時。若朝家事。
既非吾所能爲。便不可發口。譬幽閨刺繡。而
齒及婚姻以後。如何理錢穀。如何課臧獲。里

陵守崔鉉問曰。君隱者之漁耶。對曰。姜子牙。嚴子陵。世皆以爲隱者。殊不知釣其名耳。汜騰。甘州人。屬天下兵亂。解官歸郡。守造之。杜門不見。嘗曰。生逢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悉散家貲。贍其族。灌園讀書。澹泊自適。刺史張闕徵爲府司馬。謝曰。門一杜。其可開乎。陶峴。峴山人。雅好游覽。治三舟。一自載。一置賓客。一貯飲饌。日與孟雲卿輩幽探山水。必窮。

其勝諸貴人慕而招之。不屑往也。自號麋鹿野人。

杜預刻石爲碑。自記勲績。一沉漢水之中。一置萬山之上。曰。後世不有高峰爲谷。深谷爲陵之事乎。白居易哀集所爲詩稿。寄之佛藏。一在廬山東林寺。一在東都聖善寺。一在蘇州南禪院。各有記。以二公勲業文章。何患無名。猶自標榜若此。喜其甚矣。

後魏賈景興。栖遲不仕。每捫膝曰。吾不負汝。不以拜榮顯故也。

程頤嘗遊成都。見治篋籀笈者。挾冊就視之。則易也。篋者問曰。若嘗了此乎。因論未濟。頤曰。弟爽然後謂袁滋曰。易學在蜀。滋入成都。見賣醬薛翁者。與語大有得。蓋篋叟。醬翁皆隱君子也。

呂希哲退居宿州真揚間。十餘年。靜坐一室。日

讀易一爻。家事一切置之不問。不以毫髮事
托州縣。其詩曰。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字
擾公私。李光隱居陽山。以詩酒自娛。日惟憑
一几。焚香玩易。所居扁曰。學易處。其于死生
禍福之說。尤爲洞達。嘗有詩云。一室焚香几
獨憑。蕭然興味似野僧。不緣嬾出忘巾櫛。免
得時人有愛憎。

一花一竹。一爐一几。詩編經卷。以送殘日。交遊

止于田父。談話止于烟霞。生涯止于蒔菘。朝
市升沉事絕不到門。卽到門輒有松風吹之。
使去。

面面溪山繚繞。村村烟樹朦朧。身在淵明記裡。
家居摩詰圖中。

無以樂饑。深山之薇。孰禁我採。無以禦寒。南簷
之日。孰禁我曝。夜行無燭。遙空之月。孰禁我
弄。晝寢無簟。幽林之磴。孰禁我眠。炎蒸無翼。

虛谷之風。孰禁我乘。饗餐無魚。長江之釣。孰
禁我下。喬松修竹。撫瑤琴也。懸壁飛泉。下玉
漏也。小桃間柳。列錦屏也。嫩草護苔。設重茵
也。淡雲遠樹。開畫圖也。鳴鶴翔鸞。呈歌舞也。
落花流水。煥文章也。怪石吾玩器也。古洞吾
離宮也。澗毛吾珍羞也。鹿豕吾童僕也。好鳥
相呼。吾朋友也。烟巒拱揖。吾賓主也。

宋朱希真居嘉禾。陸放翁嘗與朋儕詣之。聞笛

聲自烟波間起。問行者曰：此先生吹笛聲也。頃之棹小舟而至，則與俱歸其家。室中懸琴筑阮咸之類，皆希真平日所留意者。檐間育珍禽，皆目所未覩。室中籃缶貯果實脯醢，客至挑取以奉客。詩曰：青羅包髻白行纏，不是凡人不是仙。家在洛陽城裏住，卧吹銅笛過伊川。可想其風致也。

一寸二寸之魚，三竿兩竿之竹。雲氣蔭于叢著。

金精養于秋菊。棗酸梨酢。桃梳李蕪。落葉半
床。狂花滿屋。名爲野人之家。是謂愚公之谷。
論聲之韻者。曰溪聲澗聲。竹聲松聲。山禽聲。幽
壑聲。芭蕉雨聲。落花聲。落葉聲。皆天地之清
籟。詩腸之鼓吹也。然銷魂之聽。當以賣花聲
爲第一。

一。片。秋。山。能。療。病。客。半。聲。春。鳥。偏。喚。愁。人。
闢地數畝。築室數楹。插椽作籬。編茅爲亭。以一

畝○蔭○竹○樹○一○畝○栽○花○果○二○畝○種○瓜○菜○四○壁○清
曠○空○諸○所○有○畜○山○童○灌○園○薙○草○置○二○三○胡○床
著○亭○下○挾○書○硯○以○伴○孤○寂○携○琴○奕○以○遲○良○友
凌○晨○杖○策○薄○暮○言○旋○此○亦○樂○境○

烏○紗○帽○挾○紅○袖○登○山○前○人○自○多○風○致○

吳○正○子○窮○居○一○室○門○環○流○水○跨○木○而○渡○渡○畢○卽
抽○之○人○問○故○笑○曰○士○舟○淺○小○恐○不○勝○富○貴○人
來○踏○耳○

何以消天上之清風。朗月酒盞詩筒。何以謝人
世之覆雨翻雲。閉門高枕。

竹徑松籬。儘堪娛目。何非一段清閒。園亭池榭
僅可容身。便是半生受用。

皂囊白簡。被人描盡。半生黃帽青鞋。任我逍遙
一世。

茅屋三間。木榻一枕。燒清香啜苦茗。讀數行書。
懶倦便高卧。松梧之下。或科頭行吟。日嘗以

苦茗代肉食。以松石代珍奇。以琴書代益友。
以著述代功業。此亦樂事。

遇名勝地。最不可當面錯過。若待日後來遊。便
不可必。

紙帳梅花。休驚他三春清夢。筆床茶竈。可了我
半日浮生。

夜者晝之餘。兩者日之餘。冬者歲之餘。當此三
餘。人事稍與疎濶。吾可一意學問。何也。良宵。

燕坐篝燈煮茗。萬籟俱寂。疎鐘時聞。當此情
景。對簡編而忘疲。撤衾枕而不御。一樂也。至
如風雨蔽途。掩關却掃。絕人往還。圖史滿前。
隨興抽簡。潺湲在耳。簷花拂硯。如此幽寂。二
樂也。又若空林歲晏。微霰密雲。枯條振風。寒
禽號野。一室擁爐。茗香酒熟。陳結諷誦。宛對
良友。顧此景象。三樂也。

因花索句。勝他牘奏三千。爲霍謀糧。羸却田耕。

二項。

入山採藥。臨水羨魚。綠樹陰中鳥道。掃石彈琴。
捲簾看鶴。白雲深處人家。

晚間紙窓上。月光漸滿。竹影半橫。取蒲團靜坐。
覺得又是境界。

或夕陽籬落。或明月簾櫳。或雨夜聯榻。或竹下
傳觴。或青山當戶。或白雲過庭。于斯時也。把
臂捉膝。相知幾人。謔語雄談。快心千古。

袁中郎曰。其近來始知損事之樂。所謂損事者。非獨人事。田宅子女皆是也。小窮則小樂。大窮則大樂。衣食僅充。餘則施之。是謂損事要法。蓋有一分餘。則有一分興。作圖度。小餘則造房治屋。大餘則爲子孫計。無所不至。宅則欲析。欲楠。田則欲膏。欲沃。又或謀之不可知之。枯骨以幸其長且久。此無他。資有餘而心爲之驅使顛倒也。宗少文云。吾已知富不如

貧貴不如賤。始以爲矯談。今乃信之。但看長
安街。夜半時。古廟冷舖中。乞兒丐僧。齶齶如
雷吼。而白髭老人。擁綿下幃。求一合眼。而不
可得。則宗少文之言驗矣。

如今休去便休去。若覓了時無了時。人能行樂
卽今便好快活。身上無病。心上無事。春鳥是
笙歌。春花是粉黛。開得一刻。卽爲一刻之樂。
何必情欲。乃爲樂事。

白香山所居有池五六畝竹數千竿喬木數十
林臺榭舟車具體而微先生安焉性嗜酒耽
琴淫詩往往乘興肩輿適野尋水望山率情
便去抱琴引酌興盡而返因自吟詠懷詩云
抱琴榮啓樂縱酒劉伶達放眼瞰青山任頭
生白髮不知天地內更有幾時活從此到終
身盡爲閒日月吟罷自哂揭甕發醕又飲數
杯兀然自醉自號醉吟先生云

宋向子志○隱於衡之伊山○乃晉桓伊書堂故基○
結茅爲堂○置書其中○茂竹幽蘭○蔭鬱前後○春
葩秋馥○以時自獻○猿啼近嶂○鷗馴曲沼○馬堞
車喧○杳然雲水之外○胡寅韓璜自天柱峰南○
積被枝筇○歲一再往焉○或商較文義○或把觥
賦詩○逍遙徜徉○興盡而後別○

舊詩書○是吾家有緣物○新見解○是吾心最樂事○
高○朋○來○座○是○吾○破○愁○城○之○兵○綠○竹○橫○窻○是○吾○

入詩囊之料。以此永日。不知烏兔升沉。以此
怡年。一任燕鴻來往。

竹樓數間。負山臨水。疎松修竹。路屈委蛇。恠石
落落。不拘位置。藏書萬卷。其中長几。軟榻。一
香一茗。同心良友。閑日過從。坐卧談笑。隨意
所適。不營衣食。不問米鹽。不叙寒暄。不言朝
市。丘壑涯分於斯極矣。

耕田鑿井。晚息晨興。侯南山之朝雲。擊北堂之

明月汜勝九穀之書。觀其節制。崔寔四時之
令。奉以周旋。晨荷簞笠。白屋黃冠之伍。夕談
谷稼。霑體塗足之倫。濁酒盈樽。高歌滿席。恍
兮惚兮。天地一指。此野人之樂也。

志倦體疲。則投竿取魚。執衽採藥。決渠灌花。操
斧剖竹。濯熱盥手。臨高縱目。逍遙猖佯。唯意
所適。明月時至。清風自來。行無所牽。止無所
柅。耳目肺腸。悉爲己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

天壤之間。行不何樂。可以代此也。

昨非菴日纂三集冥果卷之二十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碑

陰德須如耳鳴甫作時。蚤有功曹記錄。隱惡種成心病。臨報日自然。寃對現形。

身無病心無憂。凡居順境皆從前世脩來。衣有布食有蔬。蚤種善因。莫向今生蹉過。

張八公家富好施。鄉人德之。號張佛。產分二子。每歲禾穀索銅錢六十文一把。其歲歉鄉價

八十其子亦增之。八公坐於門看羅者出問其價曰畧增些少。公以錢還之。自後其子價不敢增至曾玄孫皆登第。黃溪馮公爲人本分亦好施人以某稱之。其子夢蘭登進士。鄉人謠曰張八佛子孫享其佛馮大呆子孫享其呆。

王真人曰儂血債負必然有報。豈止此事乃至大小喜怒毀謗打罵是非見面相嫌皆是前

因所結舊冤現世要還須當歡喜承受不敢辨証承當忍耐便是還說但有爭競便同抵債不還積累更深冤冤重結永無了期

福建延平杜氏兄弟三人輪膳一母三人出耕三婦輒詬悖相勝致姑飯粥不給每欲自盡忽一日白晝中轟雷一聲祇覺電光紅紫眩目三婦皆人首而身則一牛一犬一豕觀者如堵

前世殺害多。今報夭折苦。方矜面如花。已見身歸土。哭倒白頭親。怨損朱唇婦。因果鏡中形。毫髮無差悞。

陳棟塘先生云。市賈黃臻爲人質。直謹愿。好善濟人。見惡人。輒搖手縮頸避之。僅一幼子。攜之以隨。嘉靖戊子。德清高塢石馬諸山水驟溢。余時臥病在家。水出几榻上。幾殆。亟乘槎登業師張先生樓。得免。須臾一人乘舟過樓。

下呼曰黃臻父子俱溺死矣先生歎息余獨
弗信曰斯人萬無父子俱死理先生曰迂哉
子也顏天踰壽可信天道哉余曰論理之嘗
父子決存其一須臾又一報曰臻尚在其子
死矣余曰是或有之須臾又一報曰臻死矣
其子在余曰是或有之詰旦臻攜其子來自
言抱竹漂三十里值一大樹根遂捫樹上其
子騎一梁木出沒凶濤中逢舟人援之父子

得俱免誰謂天道人心相遠哉

金陵賈客歸自湘東有老翁附舟賈矚翁多金
邀之同爨而翁亦寄心焉行至江中賈與家
僮謀翁墮水取其金歸是年生子及長悖逆
不孝蕩敗家業里有降紫姑仙者賈客叩
之仙降筆曰六月六日南風惡揚子江中
念錯老翁魚腹恨難消黃金不是君囊橐賈
客悚然魄奪

嘉靖初有淮民陸氏奸而橫侵其隣鄭氏產盡
撤鄭居以爲己室惟存嘉木一本晚歲得子
而暗一日遊于庭忽指樹言曰樹乎爾猶在
耶家人大驚已而復暗百方誘之終不出聲
及長荒淫放蕩靡所不爲家罄乃死人謂鄭
氏後身云

亾秦者胡誰曉冤家卽我後簡點天子那知漏
網在眼前巧力總難勝天長久無逾積善

桶貸負心便結鞭犁種子。姪邪起念已成毛角。
胚胎。

偶爾思傷人害物銅頭鐵額已自後隨翻然欲
作善行慈芝炬蓮旛輒為前導。

朱承逸居雲之城東門為本州孔目官樂善好
施嘗五鼓趨郡過駱駝橋聞橋下哭甚哀使
僕視之有男子攜妻及小兒在焉扣所以云
負勢家錢三百千計息數倍督索無償將併

命於此。朱惻然遣僕護歸。且自往其家。正見債家悍僕群坐於門。朱因以好言諭之曰。汝主以三百千錢之故。將使四人死於水。於汝安乎。汝亟歸告若主。彼今既無所償。逼之何益。吾當爲代還本錢。可亟以元券來。債家惶懼聽命。卽如數取付之。其人感泣。願終身爲奴婢。不聽復以二百千資給之而去。是歲生孫名服。熙寧登榜第二人。次孫肱亦登第。遂

爲吳興望族。

劉留臺少極貧。專事趨謁。不能自存。一日至漳泉市浴堂中。拾金一袋。浴畢。託疾臥堂內。終夕不去。翌日有人號泣而來。自言爲商八年。只收得金八十五片。以一袋盛之。昨晚與同行携到此浴。浴罷。乘月行三十里。始覺金不見。劉舉還焉。及歸。鄉人愈薄之。責以拾金不能管生。而復來相干。劉荅曰。吾平生賦分止。

合如此若襲他人之物以爲己有必有禍矣
况商人辛勤所積忍令一旦失去耶一夕夢
神人告之曰汝生平安分不貪將有大顯并
及汝後嗣後果登第官至西京留臺子孫在
仕途者二十三人

崔公度赴宣州守江行夜見一舟相隨而行寂
然無聲晚船得港而泊所見之舟亦止近岸
公疑之遣人視之乃空舟也舟中有血痕于

舟尾得皂絲一條繫文字一紙取觀之乃僱
舟契也。因得其人姓名及牙保之屬。至郡檄
巡尉緝捕盡獲其人。蓋舟主殺僱舟商取其
物而棄其舟。遂伏於法。

蔣給事性中。因公差泊舟江岸。有一官舡繼至
相竝。卽過船共奕。適有一女子至江邊洗園
桶。官呼隸人縛之。此女甫到家卽聞岸上哭
聲。蔣謂是此女畏責而哭。不知已死矣。再三

勸解尋命釋之。俄而此女復甦。臨別語給事曰：「明日我先去。公且未可行。」次日侵晨。見一舟凌風而去。上有旗號曰「江湖劉節度」。公遂不敢解維。是日聞知者皆覆溺。蓋公之素行通於神明。故此神來告之耳。

警世語云：堪嘆人心毒似蛇。誰知天眼轉如車。去年竊取東鄰物。今日還歸北舍家。不義錢財湯滾雪。彌來田地水推沙。若將狡獪爲生

計恰似朝開暮落花

歷城尹氏家貧賣糕爲生。一日息柳陰客有嚼糕者會大暑解鞍飲馬脫衣而休已乃馳馬去之遺囊焉。尹氏舉之弗勝知其金也密徙而覆之。暝不見人乃以餅餌裝金坎土埋之。植柳爲記。客故山西大駟也。行賈以萬計。乃以稍稍折閱收其餘僅五百金。圖返其家。失之不敢復見。父母妻子遂流丐於越數年。柳

且拱矣。客復過故處。尹氏亦仍賣糕。客據地而慟。尹氏詢之。客語以故。尹氏詢所遺金數。與前數合。謂客曰。無慟。起柳而探之。得金焉。客復慟。據地請曰。柰何有是。惟公取之。與我餘可耳。尹氏不叩中分之。亦不叩曰。我誠貧也。豈其不全授之。而寡取之。而中分之乎。客不能強。乃稽首申謝而去。尹氏夜夢神謂之曰。汝之陰德厚矣。當貽汝以貴子。彌月而生。

子旻舉進士。爲吏部侍郎。

力心爲善。何須努力看。經意欲損人。空誦如來

一藏。

南京聚寶門軍人何姓者。有一富商爲訐訟。欲
移城北。念金多。恐有禦人于國者。因買蘆數
萬束。束置銀兩錠。故募以行。其募人不知。念
此蘆耳。與其負重以行。孰若乘而更置。何置
得一束折之。則元寶藏焉。私念此必有故。將

一行人蘆盡置之。少頃見一商徘徊道路。鬱鬱如有所失。因詰其故。商語之。何曰。弗慮。我已盡得之矣。商喜出望外。願以半贈。何曰。若貧公財。何爲告公財。自有命。貧乃人之常耳。商感激不已。因捐半脩剝。爲何祈福。何後二子一孫俱登第。冠蓋綿綿不絕。

南渡之後。有張居士者。父令賫錢鬻物。經行林莽。見有人自縊者。急扶而下。及甦。詰之。則爲

官逋所迫耳。遂以所賣錢贈之。其人拜泣去。
張少憇於磐石。俄有操瓢者。問云。將無渴否。
卽傾瓢內漿使飲之。曰。不惟止渴。稍有益也。
居士徒手而歸。覺異香遍體。精爽非常。自此
絕粒。能賦詩。隱居麻姑山。獲仙焉。

蘇有賣油人。祝俸者。妾不知書。性仁孝。當食時。
必待父食。然後食。如子歸晚。其父亦必待之。
雖處貧境。而父子歡然。後值寇亂。挈家避之。

他舟皆行。惟祝舟膠不可動。倉皇殊甚。至明始獲去。昨之先行者皆遇寇踐滅矣。

李公謙值歲荒。出穀千石以貸鄉人。明年又荒。人無以償。公卽對衆焚券。曰不須復償。及歲熟。人爭償之。一無所受。後復大荒。乃竭家資煮粥活人。以萬計。死者復爲瘞之。一日夢紫衣人告曰。上帝知汝陰功。報在汝後。言訖而去。後謙百歲而終。子孫位皆通顯。

王海日陽明先生父也。館一富翁家。翁婢妾衆而無子。一日遣妻就王借種。王峻詞却之。妾曰：此主人意。出片紙書云：欲借人間種。王卽援筆書其傍曰：恐驚天上人。終不納。明日遂行。後主人修醮。一道士拜章伏地。久不起。主人訝之。對曰：適奏章至三天門下。遇天上迎狀元。久乃得達。問狀元爲誰。道士曰：不敢言。但馬前有一聯云：欲借人間種。恐驚天上人。

主人怒王薄德。故洩前言。未幾王果狀元。及第。位至太宗伯。後其子陽明先生。封新建伯。又受封如其爵。

程彥賓爲羅城使。進攻遂寧之。日左右以三處女獻。皆有姿色。公謂女子曰。汝猶吾女。安敢相犯。囚手自封鎖。置于一室。及旦訪父母還之。皆泣謝曰。願太守早建旌節。彥賓曰。旌節非敢望。但得死而無。便好。後官至觀察使。

年九十七。無疾而卒。諸子皆仕。

李之純。爲成都路轉運使。專以掩骼埋胔爲念。吏人徐熙。專爲宣力。計其所藏。無慮萬計。一日。金華街王生死。復甦云。見冥官曰。爾以誤追。今當還人間。陰司事雖禁泄露。然爲善之效。亦欲人知。李之純。葬枯骨有勞。與知成都府一任。徐熙。督役有勞。與一子及第。汝宜傳與世間。後皆如其言。

大逆慧姓張。棄家祝髮。師令掌厠盥盆。忽有市
鮮者沃於盆。文偶擊之仆地死。文懼奔西華
寺。久之爲長老。忽曰三十年前一叟。公案令
日當了。衆問故。曰日午自知之一卒持弓至
法堂。瞠目視文。將射之。文笑曰老僧侯已久。
卒曰一見卽欲相害。不知何讐。文告以故。卒
悟曰冤冤相報何時了。劫劫相還豈偶然不
若與師俱解釋。如今立地徃西天。視之立逝。

矣。文卽索筆書偈而化。

四明陳樞。作通鑑續編。書宋祖陳橋事。曰。匡胤自立而還。方屬筆。雷忽震其几。子樞色不變。因厲聲曰。老天若擊析樞之臂。亦不改矣。後晝寢。夢人召至一所。門闕壯麗。如王者居。門者奔告云。陳先生來矣。殿上傳呼升階。中坐者冕旒黃袍。降坐迎曰。朕何負卿。乃比朕墓耶。樞知其宋祖也。謝曰。臣觸陛下罪。應死。然

史貴直筆。陛下雖殺我。不可易也。王者俛首。
徑下階。因驚覺。

表盡報十世之讐。不知雖經萬劫。而必報師子。
償殺命之債。不知雖逋小債。而必償萌芽。各
認根苗。點滴不差。簷溜。

佛前不但行穢。卽放言亦自減算。僻地不但救
人。卽起念常有天知。

陸平泉初姓林。會試時。王華爲松守。夢城隍庭。

下皆保林善人。問之。名樹聲明。日召林外父。
問曰。汝婿平日何爲。李曰。只是不苟。是科平。
泉會試第一。

嚴光之子恭。賈維揚舟次江滸市龜五十放之。
一自家若見披黑衣者五十人。送緡錢五千。
曰。君之子揚州所附。及恭回語之。實未嘗有。
乃悟贖龜之故。遂捨宅爲寺。以田爲湖。

衛仲達爲館職。病夢入冥府。立庭下。伺命有四。

人坐其上。西向。少年者呼朱衣吏諭急。吏捧
牙盤而上。中置紅黑牌二。紅者以金書善字。
黑者以白書惡字。少年指黑。吏持以去。少焉。數
人捧薄書出。盈庭。卽有一秤橫前。兩首書善惡
秤。吏舉薄置束。秤重壓至地。地爲動。四人皆
失色。復謂吏曰。更與檢善看。指金字牌。忽西
北。偶微明。如落照狀。一朱衣道士捧玉盤出。
四人皆起立。道士居中而坐。望玉盤中。文書

僅如箸大吏持下置西梓梓亦壓地而東梓
高舉大風歛捲無存焉四人起相賀衛拱手
曰仲達年未四十平生不敢爲惡何由簿書
充塞如此少年曰舉念不正此卽書之何必
與犯衛謝曰敢問善狀何事少年曰朝廷興
工修三山石橋君曾進諫此乃奏稿也衛曰
雖曾上疏朝廷不從何濟於事曰事之在君
盡矣遂遣導歸

楊仲希新津人。徵時客成都某氏主人。少婦出而調客。仲希正色拒之。其妻是夕夢一人告曰。汝夫獨處他鄉。不欺暗室。神明知之。當魁多士。次年果擢第一。

世人眼光短。見善惡。急於得報。若一時未驗。便謂因果無徵。不知報之遲速。不出四五十年。此數十年。在無窮中。直一瞬耳。此老無急性。有記性。人但辦一片忍耐心。長遠心。打大竿。

盤歸除到底久定不錯也

上文肅錫爵以子緱山衡病祈夢于墳夢中忠肅語之曰公記靳一卑名帖矣活二十七人之命否公惘然蓋巡道執海商爲盜衆憐之請一名帖往解而終不應二十七皆拷掠死嗟乎矜名節人恆忍遂至於此冥冥中蓋有識之者矣

奚百三一本一贅者一日見一道者請一舖家乞

一文錢舖家睚眦不與百三嫉之乃自探賸
間一錢與之是夕卽夢道者與之去贅及覺
願贅果落

江陰張畏巖有聲藝林甲午應南畿鄉試寓寺
中揭榜無名大罵試官以爲昧目有道者從
旁微哂曰相公文必不佳張大怒叱言汝烏
知之道者曰作文貴心氣和平聽公怒罵心
氣如此文安得工張不覺屈服就而請教道

者曰中不中有命然須自家做節轉變始得
張曰命若不中如何轉變道者曰造命者天
立命者我力行善事廣積陰德而又加意謙
讓以承休命何福不可求哉張曰我貧儒安
得錢來行善事積陰德乎道者曰善事陰功
皆繇心造嘗有此心功德無量且如謙虛一
節並不費錢你如何不自反而罵詆官乎張
繇此感悟折節自持舊處一館有服役童子

甚悍時加責詈。後三年在館氣亦不呵其面。
丁酉夢至一室。啓櫃得試錄一冊。中多闕行。
傍人曰。科第三年一考較。內所闕皆原該中
式。新有薄行而去之者也。指後一行云。汝三
年來持身頗慎。或當補此。珍重自愛。是科果
中壹百伍名。正傍人所指也。

馮琢吾侍郎之父。爲邑庠生。隆冬蚤起。赴學路
逢一人。倒臥雪中。捫之半僵矣。遂解已綿裳。

和之。且扶歸救甦。夢神人告之曰。汝救一人。命。此。自。誠。心。吾。遣。韓。琦。爲。汝。子。及。生。琢。吾。遂。名。琦。

幸臣司馬申。好陷害正人。一日晝寢於尚書省。忽有一聚惡鳥。飛集其身。啄其口脣。血流被席而死。

尚書姚思仁。病患熱。五日不蘇。魂忽離體。遊于野。見城郭車馬人物。一如入世。惟陰藹無日。

光至一官闕前多罪人桎梏忽聞階下大聲稱冤曰昔爲仁杖死者來索命仁曰吾奉天代狩所執者法吾昔杖汝時曾受賄否曰無之曾受囑否曰無之曾徇喜怒否曰無之仁曰三者皆無則汝死于法非死于我也因至殿中與冥王相對而立曰幽明一理仁奉命執法死于法者今來索命大王今日囚徒滿前或砍或剝慘于人間十倍異日此輩亦當

爲大主索命否。王命此輩去。卽隨風滅。仁曰。試爲我較勘善惡。王命持簿來。仁名下所註惡卽一念之動者。皆書。仁曰。此未嘗爲何爲。書。王曰。未爲名爲過。已爲卽爲罪。不可解矣。及閱善簿。其大者如題山左之水災。救河南之閒。礪奏疏。一一具錄。至己亥歲。畿南大荒。仁上疏請米三十萬賑濟。列爲大善。仁曰。仁僅具名。疏稿乃賀燦然之筆也。王曰。疏出君

名斯一。得罪君當之。歸君爲是仁。乃索賀籍。問之。王曰。賀君無子。今與一子足矣。卽別出。遂甦。賀久艱得子。至來歲果舉一子。

蕭蘭玉山人家貧住縣前。以書理生涯。每逢人做狀。先爲十分勸息。不得已方爲寫狀。必叩其情實。方纔下筆。嘗數日不舉火。寧忍饑不肯爲人枉造一語。後家貧無計。發憤習武。官至都督總兵。

錢一爲皂隸因秦檜酷刑責人嘗至死後雖少
悔只以流血爲度隸乃巧藏猪血在板如是
九年忽一日立班中見其足離地而起檜呵
其爲妖問之隸答以前情曰某今日應上昇
言未畢乘雲而去

商文毅公輅之父初爲嚴州府史嘗勸群吏奉
公守法不可舞文害人諸縣囚解府者公委
卹卹救多所全活一夕太守避見吏舍有光

踪跡之。非火也。翌日間夜來有何事。群吏對云。商某生一子。太守異之。曰。此子必貴。滿月抱來。一看。及抱至堂。太守驚異。命張黃羅傘。送至公廨。後舉三元入內閣。

聶明賦性險惡。好勇健訟。以刀筆起家。值歲凶。米價騰湧。明有米數倉。堅執不糶。一日請闕。聖廟問筊。某有米欲糶。近日價方長。如數日內得長二兩外一石。乞賜上上筊。卓立於地。

明僂僕拾筭忽架上大刀若有人推狀倒下
正劈明背內裂骨碎而斃

暗箭射人者人不能防借刀殺人者已不費力
自謂巧矣而造物尤巧焉我善暗箭造物還
之以非箭而此不能防我善借刀造物還之
以非刀而此不費力然則巧于射人殺人者
乃巧于自射自殺耳

凡人之爲不善者造物未必卽以所爲不善

事報之。而或于別一事報之。別一事。又未必
大不善也。而得禍甚酷。天公總前後筭來。未
嘗毫釐爽也。

崔浩不信佛法。嘗曰。何爲事此胡神。說魏主盡
誅天下沙門。一時長安沙門并塔廟。無復孑
遺。浩妻郭氏。敬好釋典。時嘗誦讀。浩怒取而
焚之。捐灰廁中。及浩幽執。被置檻內。送于城
南。使衛士數千人。洩其上。呼聲。磔磔。聞于行。

路。自來宰司之被戮。未有如浩者。始知爲
果報云。

臘月三十日到來。思愛也使不着。勢力也使不
着。財寶也使不着。性氣也使不着。官職也使
不着。富貴也使不着。眼光落地時。惟有平昔
造善造惡兩路境界。一一現前。